

樂齋詞

紀寶成詞集

卷一

紀寶成 著



NLIC2970804617

紀寶成 著

紀寶成詞集



NLIC2970804617

卷一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讀紀寶成先生《樂齋詞》小言

葉嘉瑩

我今年已是八十八歲的老人，多年來目力減退，而且孤身一人來往於大洋兩岸，工作極爲繁重，因此早就對外做了不再爲任何人撰寫序言的聲明。二〇〇五年，南開大學陳洪校長轉下馬凱先生的大作後，我因工作忙碌，一直拖延到了二〇〇六年七月才得交卷，幸得馬凱先生的瞭解和原諒，我至今都對他感謝無已。今年九月中，我遠自溫哥華整理了數十年來在海內外講課之音像資料，有

九個紙箱之多，孤身一人携返南開，歸來後得衆同學協助整理多日，始得將我個人居處的狹小之空間略得料理清楚。而其間更曾因友人相邀，於九月下旬赴外地作了一次講演，因此由陳校長轉下的紀寶成先生之《樂齋詞》之電子版，乃於近日始得請人代爲打印出來，尚未及詳細拜讀，而上週陳校長邀聚，詢及紀先生欲倩我爲其詞集撰寫序言之事，我未能早日報命，深爲歉憾。但個人之身體既已日益老衰，日常生活多賴自理，且內外之工作極爲繁重，因此常感力有所不及，此亦人生一無可奈何之事也，惟祈友人多加諒宥耳。

紀寶成先生在學問事功等多方面之成就，固早已爲

世所週知，但我個人則祇是一個終身從事古典詩詞之教
研的工作者，對紀先生多方面之成就，無能具述。但紀先
生在國學與古典文化方面所表現出的關心和倡導，則爲
我之素所欽仰。猶記二〇〇五年中國人民大學在紀先生
的領導下成立了國學院之時，我個人也曾忝蒙邀約，被聘
爲五位學術顧問之一員，而且曾應邀赴京，參加了人大國
學院的揭牌開幕典禮，並在典禮中應邀作了簡短的談話。
其後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又曾應國學院馮其庸院長之
邀，專程赴京，在人大逸夫會議中心作了一次報告，而且
爲了配合國學院的教學宗旨，我所選的講題乃是《小詞中
的儒家修養》，舉引了清代常州派詞人張惠言所寫的題爲

《春日賦示楊生子掞》的五首《水調歌頭》爲例，對其中所寓示的儒家修養，作了相當的闡述。當時在講演之前後，馮其庸院長曾作了極爲懇摯的介紹和結論，與會之人大諸位師長和同學，也都表現了熱情的反應。我從人大的熱烈反應中，清楚地見到了紀先生倡導國學的成效。祇不過當時我還未曾讀到過紀先生自己的詞作，我對他的認識還不過祇限於他在辦學方面的事功之成就而已。及至最近讀到了他的《樂齋詞》，方得進一步瞭解到紀先生在倡導國學的事功以外，固原有其自身平日對古典文化之一份興趣與修養在也。

當我拜讀紀先生這一冊詞集時，首先引起我之興趣

的，乃是紀先生何以取「樂齋」爲此一詞集題名的用意。

當然，依一般習慣而言，「樂齋」自應是紀先生之書齋的題名。紀先生自己對於此一題名未曾作過解釋，但若就其對國學與古典文化之熱心倡導的作風來看，私意以爲其題名之取義或者可以有以下的兩種可能。我首先想到的是《論語·學而》開端的幾句話，「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次我又想到的，則是《孟子·盡心上》中所曾提到的「君子有三樂」之言，以爲「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論》《孟》二書，固原爲中國國學中之基礎典籍，然則以紀先生之學

養志意，及其多年來從事教育與對於國學之倡導而言，則其以「樂齋」題名之可以有以上之兩種取義，自然也就是極爲可能的了。如果說《論語》中所提出的「說」、「樂」乃是就獨善其身的君子之修養而言，則孟子所提出的「三樂」，便應是由一己之獨善所擴展而出的一種在生活中的「兼善」的推廣了。紀先生之詞集以「樂齋」題名，証之於其平素之學養與事功，則吾人自可知其修養與志意之所在矣。

除去此一題名所引起的我之遐想以外，另有一點也曾引起我之注意者，則是紀先生所傳送下來的作品，乃是僅有詞稿，而並無詩稿。此就一般情況而言，固頗爲罕

見，意者紀先生之對於詞體，必當有其獨見與獨鍾之處也。我個人平日對詞之爲體，亦曾有所偏愛，因敢就個人一己之體會，略一說之。

夫詞之爲體，其起源與特色固曾早被前代學人加以多方之論述，推其原始，則詞體之得名，原來固祇不過但取其爲合樂之歌詞之義而已。然而詞體既以其合樂之故，在形式上形成了其參差錯落、長短多變之特美，於是豪傑之士遂能在擺脫了詩體嚴整之約束後，在詞體中別開蹊徑，作出了多方面的拓展。當詞體逐漸脫離了歌唱的約束以後，乃以其特殊之形式發展成爲了遠非齊言之傳統詩體所能限制的一種新興的詩體。兩宋之蘇、辛開

辟於前，雖曾被女詞人李清照譏爲「句讀不葺之詩」，但其開拓變化之處，對詞體之拓展實有極大之貢獻。及至有明一代，雖因時尚所趨，詞體頗有與曲體合流之勢，或爲後人所病，然而其生動變化之處，亦未始不可視之爲對詞體之開拓變化之另一進展。及至明清易代，當日之詞人其遭際既各有不同，其爲人之才性亦各有差異，所以乃造就了如葉恭綽在其《廣篋中詞》中所說的「喪亂之餘」，「蘊發無端」，「分途奔放，各極所長」的清詞中興之盛。當時的大詞人陳維崧在其《今詞苑·序》中遂對詞之爲體提出了「海涵地覆」、「爲經爲史」的說法。及至現當代以來，既有白話文學之提倡，其嚴格遵守舊格律來寫作舊詩詞者

雖自表面看來似頗有減少之勢，但詞之生命則反因有白話文之一體，乃更發展爲古今文白無施不可的一種新變之風格，於是亦更有新鮮活潑之致，雖歷經種種之文化變革而其生機之充沛則依然未減，既有毛澤東先生以其過人之氣魄襟懷寫出了千古不世出的雄篇鉅作，於是新時代乃形成了一種詞體之新風格與新氣象。紀先生既具新時代之精神，更對舊文化有倡導之熱心，故其寫之於詞，乃有古今新舊兼容並蓄之妙。在內容方面既寫有「深山背柴」之不平凡的艱苦經歷，也寫有全家遊園的幸福生活；既寫有拆除陋爛房之決心，也寫有喬遷之喜的歡慶；既寫有汶川地震之劫難，也寫有亞馬孫河之壯遊；

既寫有對《富春山居圖》合璧的對古典之關懷，也寫有兩個小外孫之童心稚趣。其詞作內容之多，含蘊極廣，凡此種種自非傳統舊詞之閉守書齋吟風弄月者之可相提並論。我今已屆老耄之年，得讀新時代的新風格與新內容之作品，對中國傳統舊詩詞之生命的歷劫長存代有新聲既深懷欣喜之情，而瞻望未來，則在新中國的新建設之下定當更有集大成之新聲的出現。拜讀紀先生的大作之餘，對於在其領導之下的國學院之同學其將寫有既具新風格更兼舊傳統的融匯古今之作有厚望焉。

自序

還在初中時代，我就對中華古典詩詞或稱中華傳統詩詞有了點興趣，並偶爾還不知深淺地學仿「古體」寫幾句所謂的「詩」。在即將進入高中階段學習的那個暑假，我就曾仿「憶江南」詞體寫了一首似詞非詞的小詩：「晚飯罷，獨自坐窗口。紛紛思緒沉沉意，化作秋風掃瘦柳。暮入奎光樓。」用以寄託我懷念儀徵縣中學初三乙班同學的不捨心情，至今讀來似也還有點味道。但那個時代並不提倡古典詩詞，自然我也就無緣於這方面的正規教育，只是偶爾聽文學課老師在講解課本上的唐詩時提及過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然而，「愛好」却具有巨大的魔力，驅使我無論學業忙閑也要看點能找得到的數量很有限的古典詩詞。

到了大學，作為農村來的孩子，我終於有條件接觸到更多的詩詞作品，並自學了點詩詞格律方面的知識，日積月累，朦朦朧朧地竟也漸漸有了點感覺。「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作為北京商學院畢業班學生因「站錯隊」、「學生幹部」和所謂「家庭出身」問題，被扣上「鋼桿老保」、「修正主義黑苗子」、「孝子賢孫」等罪名受到多次批鬥。終於，一九六七年晚春時節，「造反派」們對我失去了興趣，我因而也就有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機會，

從可憐的伙食費中硬摳下點錢買了張公交月票，天天帶着兩個饅頭充當午餐，早出晚歸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即今日的國家圖書館，時在北海公園西側）之間，整整鑽研了一個月的詩詞格律以及相關著作，做了不少筆記，可謂獲益匪淺。如果說我今天在古典詩詞方面有一點功底的話，那還得感謝那一個月的工夫！自然，從那時以來，品賞古典詩詞的情趣，以及偶爾習作所產生的自怡自樂、自賞自慰的「成就感」，總是鼓勵着我不能忘懷古典詩詞，時光荏苒，竟至成了我一生的業餘愛好。

在我看來，詞，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形式，是對

漢語言文字最精緻的運用。所謂「聲有飛沉，響有雙疊」、「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等，固然普遍存在於我國古典詩詞之中，而在詞中則是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漢字區別於世界上任何文字，其顯著特徵，一是方塊字，二是一字一音，三是一音又有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漢語的普通話則爲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方塊字、一字一音，就爲按一定格式形成整齊一致的文字排列和語音表達提供了可能；同音韻的字放在不同語句的同一部位而形成的「押韻」，則會構成聲音的迴環美；而四聲按平仄聲區分爲兩類，在同句中平仄交替，在對句中平仄相對，就又構成了漢字所特有的平仄諧和、抑揚頓挫的語音

美。我國的傳統詩詞歌賦包括民歌乃至打油詩，都是與漢語言文字的這些特徵緊密相關的，因而具有強大的無窮生命力。古代如此，當代亦然。這是不可能因什麼文化文學思潮抑或哪位權威專家的好惡褒貶而改變的。近代以來隨同「西學東漸」而出現的仿西方詩體的「新詩」，本質上是與西方語言文字的特徵相契合的，儘管「中國化」了，但也不可能、當然也不應當試圖去取代由漢語言文字所內生出來的、與漢語言文字相精妙契合的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以「新詩」排斥中華傳統詩詞這種令人不解的時代現在似已悄然結束了，但從中該總結出點什麼，也未必不是必要的。